

傳統· 生活· 現代情感

——談李華生的山水畫

雯 霏

近些年來，在我國的山水畫壇上，李華生奇峯崛起，在國內的《美術》、《文藝報》、《文藝研究》、《中國書畫》、《中國建設》、《中國文學》以及香港的《文匯報》、《晶報》、《美術家》等報刊、出版社都紛紛發表和出版他的作品，目前正在美國八個州舉辦的《當代中國畫》展覽，其展覽會的招貼畫和請柬都是選用他的作品。該國的《東方藝術》、《紐約時報》、瑞士的《國際藝術》都對他進行了專題評介，認為他是“中國當代繪畫舞台上最具創造性的、最令人感興趣的畫家”。

他的作品不同於黃賓虹的深厚華滋，李可染的沉郁峭拔；更不同於陸儼少的雍容秀逸、陳子莊的恬淡超俗，而是一種澹然無極、率意疏宕的風格。他的藝術不是高亢的號角，蕩氣迴腸的樂章，而是頗有風趣的抒情詩，讓你觸生邈遠回味之情，他的氣質用“陽剛”來說不夠，用“陰柔”來比不足，而是兩者兼有的契合。

熟悉李華生的朋友，對他的作品風貌用“有傳統，有生活，有現代情感”來概括，我認為這是貼切得當的。縱觀他的作品，可以洞見到深厚的傳統素養，他曾悉心研究黃公望、石濤、八大山人、齊白石、黃賓虹、陳子莊等前輩大師的藝術。深追遠承，博采衆長。筆者曾目睹他家中成捆的為探索傳統技法而進行的習作，他認為作為一個中國畫家必須要有傳統的根基，然後方能發榮滋長，自臻化境。當然對待傳統的態度是取精用弘，不能檢拾古人的現成，囿於“斧劈皴”、“披麻皴”這些程式中，應該像齊白石老人所說的“敢於刪去前人窠臼，自成家法”，只有這樣才能“以法立法，不為法困”。如果照搬傳統必然會“心為法役”，固滯了心靈通闊的自我天地。在李華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很注重傳統的書法入筆和用筆的辯證關係的：銳中有鈍，巧中有拙，流利中有抑揚，矜慎中有奔放，做到了洒落而不縱肆，率意而不飄忽，勁利而不凝滯。不管是行筆的順逆、裹鋪、迂迅，或是在置陳佈勢中的虛實相生，變通豁達，都看出他對傳統的學習是卓有功力的。

李華生善於表現美，執着地使美體現在真之中。所以說他的

作品另一個突出之點就是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他曾八過夔門，兩度步行於三峽沿岸的絕壁陡峭之中。在生活體驗中鍛鍊了他善於把握和選擇與觀者心靈相關的真切動人的景物：漁歌入浦，黃昏歸鴉。敏銳地發現并描繪引人興味的情節和細節：柳倩依依，老樹綻雷，茅屋掩翠中村童幽讀，清泓靜渚有野鴨嬉戲。這樣既增強了作品的感受具體性，也從而發掘了動人的情思力量，把客觀物象機變多化的“物趣”和主觀感受的多采多姿的“情趣”統一了起來，再注入他從青年時代就愛好的川劇藝術特有的詼諧、幽默感，即使是疏陋的茅屋，嶙峋的峭岩，在他筆下卻是妙趣橫生，令人寶愛。看了他的《讀書圖》、《山居圖》、《秋韻圖》，真使人感到蜀鄉風情的意趣盎然，讓你產生無比的嚮往和依戀之情。也體現了他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

我常看李華生作畫，他總是稍事構思後就放筆揮洒，隨着下筆的走勢和水墨的生發來隨機應變，因勢利導，根據立意的需要來考慮疏密曲直、參差開合的變化，注重用筆的巧、拙、疾、澀，有時跳躍奔騰，縱橫馳騁，給人感到有如生命在搏動，他很講求用墨的乾濕濃淡以及物象間的顧盼呼應，諧調與對抗，追逐和迂合，飛躍和消逝，強調主觀意趣的揮發和情感的抒瀉。他還十分注意畫面的置陳佈勢，有的留出大片空白，以虛寫實，讓觀者去作欣賞的再創造；有的畫題款竟佔了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給人感到有如樂音在流溢，使具象和抽象和諧地融合；有的作品不留一空，在點、線、面的變奏中求肌理構成，總之他是在以現代人的情感來駕馭傳統技法的。美國美術評論家林露絲女士在一篇展覽前言中談到：“他那新穎的構思是令人驚嘆的。他的具有抽象的表現主義風格，帶有粗獷有力的書法的、雄偉的水墨山水畫，無論在自由感、自發感還是緊迫感方面都超過了我以前所見到的這類作品，他的畫的無窮變化和所獨具的特色暗示出他具有經過提煉和複和的敏感性。”這番話正道出了李華生作品蘊含的現代情感，也就是有強烈的形式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有新意。

李華生正值不惑之年，在藝術園地裏他辛勤的耕耘，我深信隨着時間的推移，他會從必然王國走進自由王國的。